



昆明往事

“昆明第一名井”今昔

□马俊英

近日,我看到过曾经茶客盈门的吴井茶楼大门紧闭,不知何故。后来终于明白,原来是“关门大吉”了。人们常说“开门大吉”,“关门”何吉之有?先从它的辉煌岁月讲起吧。

吴井位于昆明城东环城南路与吴井路交叉口的吴井桥。此井因水清冽甘甜,沏茶尤美,而被誉为“昆明第一名井”,有俗语云:“吃水要吃吴井水,喝茶要喝十里香”。

老昆明人还有打油诗说:“天高不算高,人心比天高。井水当酒卖,还嫌猪无糟。”此诗源于传说。据传,明代有吴姓夫妇在此开茶馆,就井取水,水甘茶香,生意兴隆。后有一邈邈道人到此讨酒喝,老板娘欲拒之门外,老板厚道,取酒待客。道人喝了一口酒,将剩下的酒倒入井中,扬长而去。店中立即酒香扑鼻,井中全成了米

酒。老板欣喜若狂,即将茶馆改成酒馆,这无本生意,让吴家大发其财。几年后邈邈道人再次到店中,问店家生意,店家感恩不已,老板娘却说:“井中有酒,固然好,只是有酒无糟,家猪无食。”道人将手中酒杯一扬,洒于地,不再言语,放声歌唱而去,歌词就是上面那诗。此后井中酒又全变成了井水,但水特别甜。这等神通绝非凡夫俗子,于是人们把这道人着与著名神仙挂上钩,如有说是吕洞宾。

因此井名“吴井”,又有“攀高枝”者说,此井是平西王吴三桂所凿。

其实这井与神仙和王爷都不沾边。吴井所在地百年前即建有供奉泉神的“滇泉宫”,也称“吴井祠”。幸运的是我家三代人都饮过吴井水。上世纪50年代初,我父亲一有空就约二伯祖父到滇泉宫喝茶,有时还带上我。逢年过节他们就爱去,因为

可既饱口福,还饱耳福——年节时有农民的戏班子来滇泉宫清唱滇戏。此时可热闹了,来自四面八方的茶客不嫌路远,就为喝一碗爽口的吴井水,听一段舒心的滇戏。父亲说:这口井早就有名了,是明朝沐国公凿的。后来我查阅《续修昆明县志》志载,此井由“明黔国公沐氏重修”。显然传说有误,沐氏仅为修井人。吴井是昆明被载入史籍中最古的井,有“昆明治内第一井”之称,吴井桥的地名也以井而得。清代诗人李元阳《吴井水歌》中说“一担百钱买井水”。父亲从小亲眼见到,吴井水虽贵,有的官绅人家,为饮吴井水,不惜重金,人挑马驮。昆明还有一群贫民,专挑吴井水,沿街叫卖,以此谋生,形成了一个行当,称“清泉业”。民国时期,昆明城中有名的大茶馆还靠这水引来满座茶客,如三市街的“太华春”、正义路的“华丰茶楼”,门前都挂有“专

售吴井水”的招牌。

之后吴井祠因扩路而毁。1999年在原地重建吴井茶楼,所幸井水依旧清冽甘甜,井栏升格为汉白玉。进入2000年后,随着城市化的进程,自来水已大普及,茶楼茶客大减。

吴井茶楼关闭后,我又发现昆明城中的很多水井都被封闭了,这是为什么?

原来专家发现,全国一些城市(含昆明)由于地下水开采过量,不仅造成水污染,而且导致地层下沉。为维护生态环境,近年昆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封闭城市水井。看到这里,也许十分恋旧的人,也会同意我所说“关门大吉”,“吉”得有理了。这是科技进步,是春城人的福音,可喜,可贺!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市中医医院,71岁)

峥嵘岁月

电话的“神话”

□张俊

这些年电影家庭化,通讯移动化……天天过好日子却找不到幸福感,也许是久居兰室不闻其香,久吃蜜糖不觉其甜之故。

有些事,今天算不上事,可是40年前却麻烦得令人难以相信。这麻烦源于我的亲舅舅和亲姨妈都在外地工作。我母亲从小丧母,弟弟妹妹都是她一手拉扯大的,她的姐妹情中似乎揉进了母爱,遇上急事、大事总要叫我当“通信员”。当年打长途电话,可不像躺在炕上按几下键那样潇洒。首先得郑重其事地向领导告假,然后规规矩矩地去邮电大楼登记、守候。那时的营业厅里可热闹了,犹如今日拥挤的银行。里面摆着十余排靠背椅,高峰时,座无虚席,等待通话者像看电视一样,眼睛紧盯着通话序号显示屏。

一次五一节前,我顶着烈日,走进营业厅。盼啊盼,显示屏总算跳出了自己的号,激动地走进通话室,小心翼翼地央求对方单位的接话人帮我找舅舅。可是等了五六分钟,听筒里却传来冷冰冰的一句话:“你找的人今天不在……”,虽是大暑天,我的心一下子却被冻僵了。

为了少找麻烦,于是这长途电话,能免就免,没想到有一次竟免出了麻烦。每年中秋节前都由我给舅舅寄月饼,那年我不在昆明,弟弟没先给舅舅通电话就按老地址填。节后第五天,旅行了半个中国的月饼又从济南“灰头垢面”地回转昆明,原来舅舅已迁新居。

之后,我看了部外国电影,片中有人坐在床头给远方的爱人拨电话。我把它

讲给母亲听,母亲立即动了装电话的心。我只好反复说现在不行,又怕母亲难过,安慰道,快了,快了——心里却认为母亲在做梦。

没想到母亲的梦,这么快就成了真,1994年电话进了母亲的住宅。这位77岁的老大姐第一次与济南的老弟通话时,用了最大的嗓门,还怕对方听不清,当她听到听筒里,舅舅的声音清晰洪亮得就像站在身边一样,因百感交集而老泪纵横了。

不到半年,母亲对她的“宝贝”又有了牢骚。原来是我们一忙就只用电话“报到”,而她想找我们又找不到。幸好,没多久,我们五弟兄都你追我赶地别上了传呼机。母亲需要哪个儿子,一声呼唤,立马人就来到身旁。一次母亲忘了我去大理采风,拿起话筒就呼,等了半晌我才回话,她才知我出了远门。这小玩艺能传来百里之外的儿子,她被惊呆了!

之后,风光一时的传呼机匆匆忙忙地退出了历史舞台,当年被称为“大哥大”的手机,进入了寻常百姓家。母亲的晚年越过越舒心,总说是自己有福气,其实有福气的岂止她老人家呢?这种神话般的变化,神仙般的享受,这又是托的什么福?当然是改革开放!遗憾的是母亲已经与我们离别10年了,不然她一打开神通广大的智能手机,想看哪个儿子,只轻轻一点,不仅耳闻其声,还能眼见其人,不知老人家会有什么感想?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华润昆明医药有限公司,74岁)

老照片

两张老证书

□马如龙

今年初哥哥病故,侄女在整理他的遗物时,发现了两张证书。一张是我参军前,由学校开立的休学证书;另一张是参军后由西南军区政治部颁发的革命军人证书。这两张证书尺寸相近,被精心地夹在一本笔记本内,从1951年至今已经近70年,虽多次搬家,仍完好无损,看着老证书上满脸稚气的照片、鲜红的印章,我仿佛回到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。

1950年2月20日,我所在学校高一年级师生,在金碧路上列队迎接解放军入城。“金凤子开红花”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的歌声及热烈欢迎解放军的呼声,响彻云霄。昆明这座古老的边疆城市,告别了寒冷的冬天,迎来了明媚的春天,看着威武雄壮、踏着整齐步伐入城的解放军队伍,我心潮澎湃,爱国主义及理想主义的旗帜在心中高高飘扬,恨不得马上成为部队的一员。

一年之后,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,部队到学校号召学生入伍。打击侵略者、保卫新中国的神圣理念召唤着我,看到学校通知,我就积极报了名。到学校招新兵的干部问我:“部队工作生活艰苦、紧张,你才17岁,能不能适应?”我脱口而出:“我年底就18了,已经做好到部队吃苦的准备,参加解放军,保家卫国光荣,还可以学习军事知识和专业技术。”看着招兵领导和蔼的笑容,我知道,我参军报国的愿望就要成真了,几天后班主任通知我:你入伍申请被批准了。

就要离开熟悉的家乡,离开学校、朋

友及师长,我们这些“小兵”心里都有些不舍,学校考虑到我们年纪小,退伍后可继续读书深造,开具了休学的证明,为我们保留学籍。

在部队的十多年时间,经过长时间的工作和学习,在党的教育培养下,掌握了很多革命知识,逐渐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。正是有了这个思想基础,1969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工厂,工作中虽然遇到了很多挫折,但仍能认真负责地去努力完成,正确面对荣辱得失,直到退休。

(作者原工作单位:昆明市无线电厂,86岁)



革命军人证明书

文化故事

马明仁膏药不用夸

好工艺——马氏膏药古法技艺,获国家、陕西省、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。历经一百多年传承保护,即便在现代化生产的今天,仍坚持“严于熬制之法”准则。熬制前必更衣净手、叩拜药王祖先,熬制中选材、浸泡、提炼、升华、炼丹、去火毒、去燥邪、启封、摊涂等多道工序,步步考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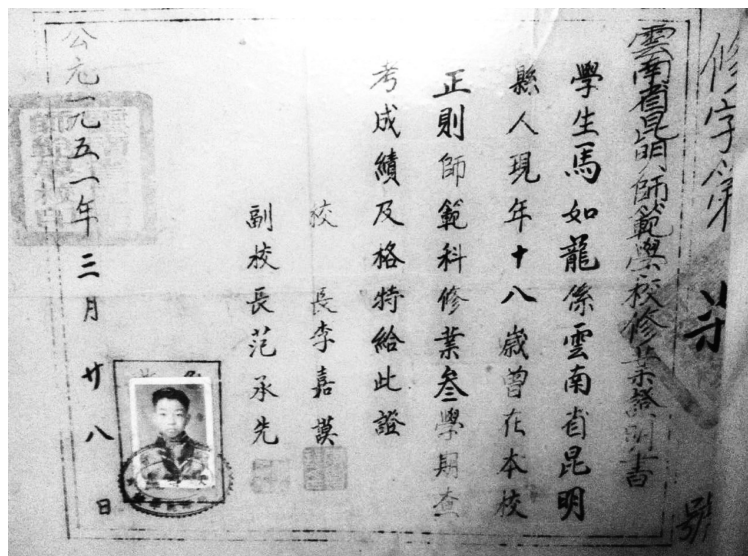
好服务——来【马明仁膏药铺】的朋友都说,“天下明仁是一家,前来看病像回家”!常年奔走于各大医院的朋友,来到马明仁膏药铺,老师的专业程度和医院是一样的,不一样的是这里有周到的服务和贴心的关爱,有的工作人员对自己比自己的子女还要体贴恭敬,贴马明仁膏药,有效、有乐、有温暖!

好效果——据不完全统计,每天有过的

好膏药自己会说话

万人到各地【马明仁膏药铺】贴膏药。有百年疗效不变的好膏药,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真诚的为顾客进行专业的指导、贴敷、理疗服务,让许多颈肩腿痛人群直起了腰、迈开了步子、生活从此轻松幸福,好的膏药看看康复的人挺直的腰板儿、灵活的腿脚和开心的笑容就说明了一切!

好口碑——很多康复的顾客都成了【马明仁膏药铺】的义务宣传者,只要遇到有人被颈肩腿痛困扰,就热情推荐他们到【马明仁膏药铺】,有的顾客说:他们看到我恢复的这么好,都为我感到高兴!的确,很多膏药铺基本不需要做宣传,单靠老顾客介绍来的人,就已经应接不暇了!还有的朋友说,没到过马明仁膏药铺,别说你贴过好膏药!颈肩腿痛,就找马明仁!



休学证